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號之二載歲舍柔兆月維蕤賓十有七日甲
申附馬高唐王臣闕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庭繼典玉
食夙夜祗勤頗著微効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碑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諸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攷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氏世為燕之大興人高祖仕止金職庖人氏祖妣夫人李氏生一子曾祖諱昔刺躰兒魁梧箕裘世業資謹愿以孝行聞鄉曲

國朝甲申間因上元奉御劉公紹現
在聖皇后時

睿宗駐和林北有大水曰也可莫濶有峻嶺曰抗海
谷班與中土遼遠以公不憚遠侍闕庭即令典司御
食甚稱

上意頌而愛之以其髯疎色黃因賜名曰昔刺然慮
公漢人與風土不相宜令徙居濂州以優便之既而
上思公不置曰賈某在吾左右飲食起居殊安適也
復名之供奉其諸色庖丁悉隸焉凡宮闈所需改

雖繁多事益辦給人有不逮未嘗挾所長以聲色拒
人衆以此敬愛若儒素然加以謹飭周密動而有為
故屢蒙

眷諭命與貴近商確大事深識遠慮出人意料時
世祖在潛知其重厚可大用迨中統建元特授提點
尚食尚藥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令佩金符用
彰勤恪既而

昭睿順聖皇后嘉其克調鼎味以宮人蘇氏妻之年
既老猶不倦勤既而以疾不起將革索賜衣及所乘
驄鞚至庭奄然而逝其方寸洒然略無愧慊送終之
具一從宮給葬漆園先塋寔至元五年二月八日也
今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曰敬懿夫人李氏淑慎

柔嘉光備婦道初奉姑於兵間食少不足供養自以
漿脚雜菹而食其賢孝可知年五十九沒於中山繼
姑亦亡壽九十有四夫人生子一人今贈聞喜郡夫
人謚曰節孝祖諱醜妮子巖然殊異及長多力侗倘
有襟量甫五歲

世祖皇帝愛其風骨嶢嶢嘗置御坐側既冠

昭睿順聖皇后妻以宮女毛氏從征大理嘗躍馬入
水捉戰艦一併擒甲士十餘人

上重資壯其勇而惜其輕銳也自是命與丞相線真
出入而持護之及還上欲大用以疾終檀州今贈

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曰顯毅夫人毛氏系出延安
有婦道宗族以賢稱撫育孤幼皆致成立賈氏復振

夫人之力居多享年六十有一贈臨汾郡夫人謚曰靖淑子男
三人女二人孟曰忽林赤仲曰買狗性沉厚寡言笑幼事
裕宗皇帝官奉訓大夫典饌署令卒年四十有一季曰
寄狗天資慷慨能睦諸親自幼侍

安西王官至懷遠大將軍陝西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
卒年三十有七孫二人長曰錫烈門官至掌饌局提點次曰
觀音奴女二人長侍中官既笄願披緇為比丘尼賜號崇
教大師次曰邈罕適中書左丞相耶律公第九子叅知
政事希逸顯考諱忽林赤資寬厚美儀容善騎射中統
辛酉扈

上北巡道出釋壺土風霾晝晦歛有賊來犯遂射而殄
馬下上壯之至元初襲祖父職佩金符提點尚食尚樂

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夙夜在公克紹乃成繼授嘉議大夫簽宣徽院兼尚膳監事出入禁闥三十餘年嘗侍清燕調羹御幄曾無覆餗之憂將命公朝每抱有終之戒悉心盡慮敬慎如一過則歸已善則稱人橫逆之來自受之而不校其雅重有量根於天性自然非矯揉作爲而爲之也以其年月日以疾卒於位得年四十有二訃聞

上及悼竟日闔朝諸臣弔哭皆失聲下至庖丁宰士縗送長號者無慮數百人自非推誠接物素服人心焉能感召如是今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曰忠靖夫人忽八察皇叔安西王與同乳哺聯貴氣宜室家德充於容行踐於言爽朗而不掩其柔嚴恪而不失其和奉舅姑

則盡孝事夫長則罄節嘗入監宮紀蒙賜珍玩甚厚今封絳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完者不花昭信校尉尚食尚藥局提點卒於官次曰也先不花蚤世曰脫哥里不花嘉議大夫簽宣徽院事曰也相忽都魯中奉大夫司農卿曰王六曰布延不花侍

皇太后于西宮曰忽都不花孫六人完者不花之子一人曰乞里乞及脫里不花之子三人曰也先帖木兒曰達理麻室利庶出曰班不王六之子一人曰撒里忽都不花之子一人曰伴哥臣嘗觀周禮天官而下即膳夫庖人之職豈人主尊嚴不厚其身無以護養元氣根本惟其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使國脉民命有所恃而發政施仁散爲天下之福今賈氏

五世嗣守世官同濟厥美宜其子孫報施昌熾榮顯
有如是者銘曰

賈氏五世

箕裘相承

蛇化蛟騰

不變其形

大安季年

萬室南遷

天道在北

公知其然

負鼎北上

割烹擊鮮

既現

瘠莊

奉承周旋

乃眷乃顧

忠力于宣

神龍奮淵

儼景同翻

尚食尚藥

謹飭周密

耄且艾敷

聖躬萬安

將事不違

燕喜龍樓

出入卧内

鼎鑄刀七

威儀鏘鏘

養德養體

其道有光

一飯之勤

其報彰彰

况乎

萬乘

福賜可量

寵數優渥

垂裕後昆

若若累累

爛其盈門

有來遐祉

大集公身

八秩之壽

五福之尊

一笑而逝

長遊帝閣

迨夫嗣子

忠勇絕倫

秀而不實

大用遂屯

于嗟麟趾

迺見振振

於穆孝孫

有儀有藝

功歸衆人

過則補已

犯而不校

是又人所難尔

調和鼎味

有相業履

其在内助

彤管有煒

帝曰懋哉

德容疑疑

朕自邱潛

深知所以

繼續而行

世濟斯美

崇德尚功

有例有体

曰祖曰禰

若孫若子

諡以顯號

公侯有倬

表之豐碑

漆園故里

臣拜稽首

慎終如始

臣力方剛

圖報無已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
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眇
前代為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鳩幾十萬其襟帶之
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勛闕世胄
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

甫夷之後官府草創之初布宣

呈靈統攝羣屬具

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

山其先係沙陀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

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徙酒泉郡

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懋夏國中省官兼判

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回以

官稱為號喪乱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独公少

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擢直官省積勞調沙

州鈐部建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

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

納情好既密約輸欵內附天兵畜肅以射書事竟遇

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元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

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峇里帳下從征羌落每戰愾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偽降伏發擊走之忽都馬踣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

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急際委已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勲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顛被驅策效節死事迺所甘心

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

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阬

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者

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勗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聞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累踰月不即克一夕公伺守陴者急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勲名焜耀

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勳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

春 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顯面西土之寄以年
高聳不拜

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使之命錫金虎符充大
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宥其行魏自兵
後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
還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
拉奸暴扶良善惠瘼寘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
者率立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
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年於民一日釋菜
廟學頌禮殿黜地公喟然嘆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
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

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為民害甚侈公請於朝
琴河捷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啣且充
歲時村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
餘輩在所為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窮其
根株密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
絕桴鳴之警矣已未春今

皇帝南伐駐驛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
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
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
主知致出叅大政各聲極于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
循為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東濕吏曹糾繩姦
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隣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挾菓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爲乃扑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焉以重典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臺頭里之新任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祔焉三子長曰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雲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鈐部代兄民職孫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籍至臨政精覈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

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奴造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帝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旣襄事之二年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已來將二紀于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是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招告存歿大獲慰焉其謝不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翥飛天北方

潛蛟乘時亦雲驤

李公材武邦之良

拔身嚮明佐興王

西傾崑崙掃河湟

有來群后何灑灑

公從鈐校叅戎行
天威西收陳堂堂
龍泉精英百鍊剛
行臺駐燕總皇綱
斂伏雄毅歸贊襄
我聽我理多抃匡
疇功便老國有章
魏昔建國千里疆
憬彼羣屬勢軒昂
拊摩瘡罷抑豪強
若傳有亭積有倉
大賚禮殿開兩庠

卒能建功出非常
凱歌歸來百戰場
試之剴繁尤允當
上計委積如陵岡
於惟致君變時康
一日問望馳四方
付之方岳又汝長
德星出昴光煌煌
正名定分我所遑
百廢具舉用乃張
里不桴警孰竊攘
春風絃歌齊魯鄉

漬民下淵吾憫傷
濁流不揚耕且桑
始焉立威肅秋霜
民祝公壽福此邦
公雖透往有不亡
子孫嗣封奕葉昌
河流洋洋沙麓蒼
惟德在民久愈光

躬督萬民捷隄防
功餘保障歲屢康
終以惠鮮熙春陽
曾以少留我涕滂
陰積陽報理乃彰
高牙大纛宜彰揚
是為元臣衣冠藏
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國故衛輝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天縱神武戡定區夏禁網雖闊鈐制有方曰州
府曰司縣廸建官監治於上路則復設總監一人其
位望之隆控壓之重若古方伯刺史在諸王分地許

持選掄委之顯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校常調
為重若夫寵襲漢貂榮分虎節卓尔良碩之才允濟
承宣之美其生也發方召父其歿也思遠桐鄉者緊
我衛輝路都監郡塔必公其人也公諱塔必迷失系
出瀚海大族王父府君諱押脫玉倫初

太祖聖武皇帝龍飛朔漠合一諸部公扈羽開拓曩
樹勲伐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仍佩金符顯考府君
諱王魯忽倫為人膽勇善騎射早以世胄為內待官
歲壬午

帝西征有獸扶拔替啣御驃上怒合圍大兔公蹙
獸至

帝前射而殪之上喜甚錫百馬以旌異自是歷事

莊聖太后

憲宗皇帝以先朝勲舊為御前總執法每大擣饗衣
盛服乘名馬髦纓杖肅官儀周行雲幕殊顯赫也

府君生四子公即冢嗣也公姿白晢美鬚而氣幹魁
偉膂力絕人長襲父秩出入禁闥親密無間已而有
言貴近納賂致殺者上命搜索帳幕獨公衣被外
廩粟數斛而已由是廉慎為上所知己未秋

憲輔西陲棄群臣而北明年庚申

世祖皇帝北還公倉皇東播迎謁中途上素聞其
賢為顧恤之及登極俾就宿衛至元三禩

詔以衛封皇姪玉隆答失為采邑陞州而路遂輟
公來監治既下車以衛壤褊狹路郊衝會使輶營帳

騷屑無時不力爲撫養遺黎保障一切恐靡然無復
網紀債瘠豚上如淇控北徼無所附麗公請於朝來
隸分辨主宰汜民勞爲多由是衛以三州五縣列河
朔劇鎮明年 諸王禿忽魯南征道出淇右供頓儲
侍至駭民聽公遠迓啓其故下教申嚴衆斂迹而過
輝營帳千屯分牧共西夏則避炎路頂冬則迎煥山
陽踐食村落較轅州縣有不勝其撓者蓋十年于茲
公落其機牙來就約束輝民殖園竹仰供賦稅監司
掩之入官少有犯民即破產抵法甚非養民之道公
上奏力陳利害竟還民產劉忠輩陷軍儲數夥徵甚
急雖破產莫克償公憫其窮苦折以鼠雀耗元數不
虧爲申理之得免釋連坐者三十餘家皆蒙其惠孔

子廟兵後廢撤不復者五十載公首議修建解二驂
馬輟俸稍兩月以佐費旣迄工壯麗甲諸郡釋菜告
朔文物煌煌其躡厥民彝思樂泮水貽謀後來有深
意存焉者六年入奏膚功 上喜甚以

憲宗嬪賜之金玉盤帶上駟雪鵲副焉七年河朔大
蝗衛獨不爲災識者謂德政所致其秋料民爲兵甲
衣需紬製之市闕民不易得公命以繒代

敕使以乏軍興不可曰脫有悞我則任之民賴省便
八年夏四月入覲得疾 上命皇姪阿速解同尚醫
來視以六月十有三日薨於上都寓館得年三十有
九訃聞 上嗟惜者久之遣使護喪南歸葬汲縣西
郭清水之曲公姿剛毅嚴明事上忠奉母孝平居寡

言笑凜不可犯及與僚吏共事有量知體通議論樂從善無一毫自用之私要以愛養民力成就王事爲亟知總尹陳公祐之賢敬讓歡洽與其施設至事關興除人莫措手者即任其責不自願惜晨起坐堂上吏抱成牘鳧進公詢尹云何曰得即署及朝士貴種譯語闌翻辯論請索閑不可支者不動聲色徐以數語應之即聽決而去退食鈴閣下侍立不三數人門庭肅然杜絕私謁當時政令修舉豪強斂迹賦役均簡俗興禮讓河淇間民物雍熙風化大行皆由公勉之以公廉撻之以勤強鎮之以安靜有以致也時移事易人亡政存三十年間人物有泐然之嘆論者謂仁者當得其壽積善常與其報公位不滿德壽未遐

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予曰不然賢者必有其後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存焉天道可必至子孫而後定者審矣夫人月菊氏姿淑娥亦瀚海名家後公十七年卒祔安玄堂子一人即今嗣侯塔失帖木兒女四人長次適輝長玉次適汲尹也先不花次適工匠府經歷小云失不花孫二人曰不顏帖木兒曰脫忽帖木兒女孫一曰不顏的斤初公薨嗣侯甫三歲後二載太夫人挈之謁 皇姪阿速及令舉頭視曰嘉肖其父仍撫背謂曰汝蚤成立當繼先業旣冠從叔父懷遠觀

世祖皇帝詔侍湯液扈東征有勞績至元二十五年命襲爵官懷遠大將軍材識明敏臨事善裁決止酒

十年讀書無倦秉志挺特有過人者祇適先志儼蹠
時彥蔚然以賢師師稱佳聲載路達於

天朝蒙賜府第一區賢王亦以錦衣玉帶白金為賚
大德改號歲冬十一月以書幣走京師請於某曰孤

子無所肖似尚賴先人遺澤猥嗣爵位朝夕惴惴以
圖報為亟惟是揄揚先美昭示永久庶幾少有慰焉

敢百拜以銘章為請追惟先郡公交淑久知行已為
詳義有不得辭者謹按善狀系而銘之銘曰

金天瀚海包元精

斗極通貫氣上蒸

地靈人傑古所稱

篤生世賢為國楨

爰有

真人起朔庭

風雲儼景爭騫騰

維公家世開五城

執掌大憲昭儀形

帝前盛服麾仗纓

雲幕萬士羅天星

肅焉約束一氣凝

日華光動矧佩鏗

渥洼神駿天池鵬

維藩采邑啓衛垣

其往視師汝則能

衛維小邦勢孤撐

民屎事劇力莫勝

興滯補罅須力行

繭絲保障事匪輕

今則致理宜合并

與善知體政大經

茲焉吾分非自京

坐鎮政有公而清

暴強斂跡民敘寧

學校修舉禮讓興

吏畏民愛化大弘

紫庭入秦報政成

賜金增秩循固應

嬪以天御何寵榮

蝗不為災歲屢登

民沐膏澤如懷併

願公福壽川方增

一文星殞嗟有聲

素旂南下風冥冥

民失怙恃疇昇於

昔歌且舞今涕零

戒孫有後事可徵

嗣侯善述德日馨

豐碑墮淚勸我銘

大書世篤忠與貞

懷我風愛為世程

龜麟漢漢秋煙生

衛人戶祝公之靈

桐鄉世祀何千齡

大元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穆山姚氏先德碑銘

至元改號之五載秋七月憲臺肇建予以配肅天德

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

大夫其裏行十有二人就舉所知以充員數某亦忝

濫力列始識姚侯君祥於肅政堂為人逢與有膽氣

勇於必為以功名自意尋膺才選由本臺架閣授監

察御史朱衣白簡意躍如也時 朝廷方勵精圖治

思聞讜議振折骭骸倔彊之氣君祥一旦責與志合

義激于衷始似與事關者嘗與柄臣庭辨得失摧姦

發伏見於聲色不少假借彼情露氣禿落其機牙

上為動容嘉其峭直因目之為巴兒思國語謂其不

畏強禦威猛猶虎然且喻之曰爾後有違

太祖聖訓及于朕之紀綱者許令直達罄所願言由

是臺閣生風士論有埋輪都亭膽落金吾之日故四

仕風憲入長秋官再尹大府皆著能聲遂進拜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因不自遑暇曰愚忠朴直効用何有

致茲貴顯追念先考讀書遊世不一見於用潛德融

光流慶後人欲報之德昊蒼罔極有求銘太史光賁
泉安霜露之感庶幾少慰遂以銘章來請自惟君與
不肖早以義交友愛之情寔深孔懷况以要不忘其
敢以不敏辭謹按東雍之姚系出唐宰相文貞公遐
裔遠祖伯祿嘗任絳州觀察判官卒葬屬縣稷山之
南陽里子孫因占籍爲邑人今姚其氏者尚餘七十
家雖莫克昭穆要之同出一祖風聲氣習猶可識也
君祥大父以祖窳艱於溝合別起新任於嘉禾之北
原父諱某生十有八值金季捨攘家業蕩盡孑然以
孤童子流寓代之鴈門鄉貢進士趙公愛其姿性溫
克館之爲門倩其先素以方技行府君幼傳家學或
勸售其術以資生事曰利者人所共趨其如不可何

暨重事人命死生繫焉今以餬口計措不精之術於
其間寧寒草或義之所不敢爲也聞者爲歎息遂安
貧憂分以闡庠爲業終身不易非道一介不取與於
人單瓢屢空進修之志不少輟由是遠迹矜式以師
儒推重之及二子稍長嘗庭訓曰聖賢千言萬語牖
人於善以要領而論不過忠孝兩端而已汝等其勉
旃異時立身成人恐不外是壽五十有八以疾終于
代遺囑天福寺起宗顯親歸葬先塋爲切配趙氏治
家清嚴教子孫有法君祥初拜御史戒之曰古稱公
尔忘私汝旣委質而臣當罄殫一心龜勉所事勿以
未亾人爲卹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
祥亦請於憲府監察某具當言路有犯無隱儻因事獲

遷乞不親累或以奏聞上為稱之曰巴兒思母子
雖生茲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命侍臣董
文忠傳曰翰林院特書其事光昭簡冊由是夫人
賢淑聞於時元貞末年十有二月晦考終牖下享年
八十有七生二子長曰天福即中奉君次曰天祿終
和衆縣簿男孫四人女孫二君祥之子曰祖舜終秘
書監著作郎曰和尚未名女二俱適華族天祿之子
燕山駟速不父先是君祥總尹平陽絳即屬郡封樹
墳券九儀制之得為者略皆備具及母夫人之喪方
尹真定即棄官奔赴爰奉二親柩之玄壑既償先志
適展孝思維姚氏自文貞公已來歷唐訖今餘五百
歲黟纓若綬代不乏人逮鴈門府君遭罹世故家業

中襄復能積德系行躬不受社遺之子孫中奉君承
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而端其本采群言之枝葉
滋之以茂實而循其能宜乎起身韋布致位卿相為
連為率勵薄俗而振清標也是宜銘銘曰

岷山導江

幾源濫觴

豫樟蔽空

起於毫芒

士貴尚志

再世而昌

天道於赫

孰為苾苾

東雍之姚

系開鉅唐

盛衰靡常

善焉降祥

繫鴈門君

源潛流長

不饗其報

後社曷量

生丈夫子

訓以義方

一朝奮飛

大我門墻

峨峨勇冠

振朝之綱

摧茲發伏

耻後趙張

嬰鱗上諫

屢皂其囊

精誠耿耿

洞達

帝傍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游刃恢恢

繁錯莫當

外臺雄峻

搏擊翔翔

羣狐闖穴

一鷄橫霜

風動百城

孰為暴強

遂參大政

庸拙寵章

豈曰子能

先代之光

追報無及

有事顯揚

豐碑揭業

勒銘煌煌

惟孝移忠

惟忠孝彰

孝繼忠傳

大風泱泱

子孫訓之

昭示不忘

秋間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

抑蓋卓卓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泚以來

治軍撫民俱有成效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

予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譽深重嚮任回甫拜

先龍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

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頤無讓既而持

善狀以墓碑來請迺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

為許之臨頴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逸名諱俱逸

樂耕稼以善行此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

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爲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爲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諭之曰鄭土號稱沃壤美荒歲久畝可數鍾今棄而不耕但遷避爲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襁歸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戶而祝之庚子辛丑間

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旣而嘆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衍樂于胥也先是治弟郡城中然未嘗父處杖履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隣里碎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燼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庠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共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温飮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

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抵嚴貞
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
一閨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太中大夫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
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
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
禮襲父天祐戢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
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
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葬大陵先塋某穴夫
人薛氏附焉公為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為衆
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宜
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葺葺子孫朝夕問謁肅苦官府

雖捨援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襄漢遇悍者疾病顛頓道涂問憫焉遂罄
行橐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恩積在人又
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馬可爲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既暨盧氏
家穎之涯三世在野篤爲農師願此大本我控我持
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既下
流氓四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 若歸
的的鄭圃澹澹冲陂煙火相望雞犬垣籬緊鄭有存
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
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
西成可知崇彼禮節張吾四維嗚歌有子幼之樂營

產盡吾樊之規流惠閭里賑乏宗支人以為君子富
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里壽
高期頤子孫筭級何若若兮曩曩臨終朗朗二者勿
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
於身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陂齋淪大陵崔魏異時
瞻豐碑於木抄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
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
者多農司辟令是歸若乃策名俊造列官令宰終其
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博魯蒲之
河東人幼習舉業弱冠有聲場屋間擢貞祐三年詞

賦進士第父元善聲韻算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
負債者悉折券以貰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為其知
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簿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
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
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時授泌
陽縣令泌邊邑也戶繁俗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
公下車設教條督游墮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
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王池施坡等陂民嘗資以
蒔稻歲獲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貪取恣引彊者有
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
若是令口水為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患潤餘而用
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

捷圮首漏瀦漉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閘十數屢量
曰疇爲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
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
以之致富焉公曰旣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
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徼頗
橫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給田
牛易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拏少萌吾將不
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爲非其與利易俗先
教後罰殆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
至有州縣得人之諭尋遷豐衍庫使京城變人饑至
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
分可切君藏以偷生耶其又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

南貧無爲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
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
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
日觀漲西城歸憇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
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
祠南百許步郡君邢氏柎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
掌爲郡學官文某適同年何氏子耶氏生女華仙適
齊氏次雷氏令狐氏再娶閩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
曰康曰廣廣傳家學嘗任完庫以廉能稱曰應曰兼
讀書通醫術文辭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
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哲與人
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爲一醇儒也所

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
欽用欽若揚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之嘗
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
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浹宜其角逐文場而擢
名進士揚歷中外而稱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廩廩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為平生顯門之學其
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某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
矣凡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
有刃焉子廣來請銘曰是某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
銘曰

於休先生
聲馳騰社

德讓君子
二宰劇縣

力擢魏科
政平訟理

敬謹

開田里

先罰後

令行禁止

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

一非不能

未免有已

鄒論為邦

厥有深旨

樹畜耕耘

王道伊始

史傳漢循

龔黃信臣

奮跡抵几

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

有得於此

至今遺黎

歌詠餘美

天步改玉

士或易節

布衣歸來

教授為業

斗食苟生

寧飢不屑

銘無愧辭

劄此麟碣

是為亡社大夫之墓

其光有暉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

墓碑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供奉或省署倣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崇庠而收補焉謂之班祗出身于以擢任子苟進之風且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出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藉廕入雜流爲懷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員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廕負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撓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顯泥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佗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尔則聖人之後材能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姐豆縉紳間稱其敏達積前後勞官昭信校尉勳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廩餉于衛漕長宗侯亨奏公充軍儲經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辦顯以抒民力爲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爲君多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

方圖任舊人以副閫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囑問以實甚冒稱徧裨獲矣投歟而南以徵賞格既而潛來事露有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尔竟從減死論故制辭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諭其爲朝望推重如是四年復應左丞闕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劓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閔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辜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讞於朝左監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愛公曰彼固有罪爲

士師則可以僇之况奴爲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囚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脊強幹至爲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以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勲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爲新格察如也庫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及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爲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爲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矢爲風聞公勇退若尔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兒魁

偉資穎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
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媿
媿忘倦故至元已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
有以瓜菓為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
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
浼邪甲年後勅斷家事毋復開白以書史日娛喜讀
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為課曰一錄則勝數過矣五載
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
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余攷試在汴尚憶公危坐
一榻吐論猶健問及世道理有所駭孰慨然義形于
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遽知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
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

卿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壺儀
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
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
諒能以孝移理于官而義襟霽如嘗為河南宣慰司
提領按牘官奴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于公歿
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跪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出
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為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
屬筆庶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毋讓因弟其善
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

奚間隆污

譬彼玉瑩

丹青不渝

顯允丁公

志弘氣愉

脫落門闕

奮飛亭衢

貞我憲度

勵夫廉隅

擢居省署

以才以譽

契囊佩玉

氣兒舒徐

表見一時

聲光兩都

開物成務

綽然有餘

其出其處

與時盈虛

解紱歸來

詩書自娛

人曰吏師

我曰通儒

淺之為失

昧於卷舒

公卿之門

形勢之涂

老不知已

伺候奔趨

衆眦為常

曾何異於

我獨翩翩

勇退自如

以此較彼

孰賢孰愚

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董侯夫人碑銘有序

故武節將軍董侯死事后十有九年當癸巳秋八月庚戌夫人凌其氏卒於棗第之正寢用次月九日嗣子守仁手開玄堂祔安武節暨左禮也重念母氏德全息至以守仁蚤備戎行省定歲有時不幸罹茲大故例同世俗附見於表誌之末何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惟是鏡銘別石媿峙神隧用昭懿德越厥心是校內翰與叔祖契欵尚息顧使卒微志豈唯守仁等幸亦母氏之永光也敢百拜為請讓不容已謹叙而許之夫人號淑媛系護澤大家父松崗先生諱軸母元氏先生資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夫人幼聰慧即教之知書既笄容止幽閑組繡剪製巧者餘思班經女誡皆通曉大義故金紫光祿大夫忠獻

董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維董氏勛闕大族世
稱有家法者夫人出儒素一旦起家若固有之即能
事公姑奉祭祀不爽婦職小大說懌代行閨壺間務
如也大夫人早棄養忠憲公泊武節危從出師無虛
歲門內事如麻一諉之主治居無幾何內外齊肅始
一官府然審詳而不傷其婉嚴恪而不害其和以致
家道昌宜豐儉中禮若廼終之以溫惠浹之以恭順
四十年間奉承內助夫人之力居多夫人嘗以賜幣
為武節作服衣之入侍

工目其製精適宜且滅手迹顧左右曰董某妻必女
紅之善者或歸語其室爰悚而効之者由是夫人賢
淑聞于時及武節之喪哀毀幾絕者再比之奉鞋安

空植碑表烈以終大禮其勤悴至矣加以鞠育諸孤
朝趨學於外夕勗志於內至祝香空際願克孝而忠
若富與貴非所敢希至於時祀雖幼子童孫抱持起
拜使習見熟其當然於嬰孩示教又如此故歲時拜
慶瑤環瑜珥停鸞峙鳴玉雪照映樂融怡也至元三
十年夫人竟以勤劬致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
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為業來吾且逝矣比
屬續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効死
報國毋貽尔祖擯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言畢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生子男四人長早世次即守仁守礼
守謙守仁姿清峻射聲有父風勤於問學洛於官守
初以羽林孤兒龍襲爵尋有功陞宣武將軍簽右衛詣

揮司事餘未仕皆謹愿克家子女四人俱適名族武
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禮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
嫁娶不異此女媵四及所生女一遺命券而良之其
逮下罔嫉有茱萸小星之惠若夫人者在家為淑慝
既嫁為哲婦老而稱賢母以行以法宜有銘銘曰
夫婦之道人倫是維內治克雍尤婦之宜毓德由素
承家有基懿懿夫人兩全德儀譬彼蘭苕擘擘猗猗
植根得所馨華日滋求佳耦而得英配駘篤實而發
光輝主祀孔嘉供養無違以孝以敬心焉與持志閔
天勞而勸義豈特奉几而齊眉庭生玉樹秀擢連枝
惟天姿而與教宜並悌而孝思孰云施而匪報繫美
惡人兩遺雖壽齡兮但靳儘五福兮熙熙煒我彤管
刻銘在碑香生七誠聲聞禁闈羗千秋兮百代與班
氏兮同歸

泰安州長清縣朱氏世系碑銘并序

大元以威德撫有方夏當其摧強暴剪妖孽而取廓
清之功者莫不資心膂爪牙之士以宣其力三齊諸
軍號稱果銳就備裨中論之長清朱氏蓋其一也朱
氏世為黃山里中人遠祖諱寶寶生珍珍生鎮皆力
穡致富積而能散以孝謹聞鎮之配馬氏生五子曰
在曰揖曰存曰林曰和泊女弟三人皆適里族而揖
與存獨慷慨超昆季間既長並善騎射膽略過人平
居恂恂殆無能為者至於臨事果遇敵勇自眎無前
貞祐初金棄燕南渡所在豪強乘亂而起一憤一興

送爲雄長人昧夫依於楫與弟存廼集鄉義年少團
大望山以自保聞東平武惠嚴公倡率義師壁青崖
山伏俟 國兵攸歸楫慕義往見之遂假楫兵馬都
總領歲庚寅武惠挈所部歸 太師瑄王丞 制封
拜徵衆力爲用時楫以功從公請授懷遠大將軍同
知濟南府事甲申略地而西次冠氏與宋將彭義斌
遇陷陣中戰歿母弟存奉櫓葬黃山原之先塋禮也
存遂襲兄職以信武將軍俾領軍務俄鄆州失守翼
武惠復東平就取徐邳乙未最鋒棗陽路之進攻黃
光尅焉積勞遷廣威將軍繼升昭勇大將軍辛丑歲
軍府第功以最開 賜金符充東平路行軍千戶迨
己酉春竟以攻戰得勞疾卒夫人李氏系同郡大家

其次室曰吳氏王氏劉氏傅氏生男子五人克正克
紹克脩克恭克順克正即夫人吳氏出既嗣昭勇軍
務仍佩金符改授東平路長清縣行軍千戶方存歲
南伐所在戰有之如壬子攻虎頭關以先登得功主
將遙見之召使前免胄識面以鏐匪犒之戊午秋
國兵大集釣魚山詔東師擊肘淮海宣武以騎將徇
召伯誥之復有白金之賜己未冬 王師渡江取
鄂分率拔都穴城以入不甲解者四十晝夜中統三
年破歷下城諸校以圍柵功例有銀盃紵袍之賚宣
武預焉至元十一年欽荆山鍋河等戊十二年提漢
甲從元帥孛羅懽撥連海清口淮安寶應水陸相聖
殊力故明年秋復掠高郵西遇賊一戰而繼行樞錄

勞 上聞授武節將軍又准辟兼行省都鎮撫十四
年隨右相別里迷失入覲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仍
宿杭以鎮明年處劇賊陳壽浮雲張三八等劫鎮縣
殺守吏勢甚張比擒獮賊渠首二十六餘級隨以蒙古
漢步七百人祝温之五寨以能升本軍萬戶十七年
庚辰督造下瀨戈船竹頭木梯積羨增四十餘艘用
是得勞懃疾興歸卒黃山墅之正寢其壯而事者以
宣武自結髮從軍幾三十年小大戰百餘合忠勇奮
發亦可謂無負名之與爵矣夫人張氏系同縣世家
姿貞嚴齊家有法與宣武合德生子故女三人啓以
世叙宣授武略將軍本翼管軍千戶就佩祖父金符
守戍臨安繼從宣慰忽都虎駕海徑占臘占絳

朝廷恤其師復伏 于杭後五年移鎮慶元明歲良之
寧海部群盜嘯兇者兇九處如奉化王來龍潭缺溝
巴山月雙二谿同茶把兩寨皆兵燹所也武略獨斬
首九十餘級矜介胄者四獲闖艦者五戰遂平明州
冬暴卒於明州之軍舍為人倜儻好施謙樞有祖懷
公勤凜父風天不假壽而止於斯悲夫明夏四月夫
人劉氏自慶元護靈輅北歸以從祖窶亦以哀悴致
疾終孤子昭先就安祔公藏昭先二女長適綏管兀
顏次歸今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張珪李在三在三
起身戲下義激于衷寂不忘其故者於是接學小子
今授昭信校尉管軍千戶俾嗣其世業葬之載月殘
紹介其舅持翰林修撰傅夢敬善狀百拜來馬銘榮

嘗讀西漢游俠傳魯人尚儒惟朱家以俠聞長清在漢濟北地面控燕岱挾右滄海與魯封犬牙相入今朱氏世為長清黃山里人家故饒財急難意施世不乏人豈朱家之遠裔乎且戎閫為國之正臣豪俠廼鄉土武斷其豁達匪智雖習俗使然彼風聲氣槩尚桓而趨事也如是非來之遠積之厚其流胡能若尔而淵者寧仍系之以銘銘曰

天生五材闢一胡可孰能去兵芟夷繁夥繫朱氏先其來么麼三世在田警而罔墮加以孝友勤儉克荷赴赴懷宣拳勇強果尚桓勗義志不屑瑣諾父而下廼暨仍孫例生炳彪負竭而真風塵與會雲雷解屯撫定齊魯于桑于耘蕩一江吳席卷鯁吞會歸一原

張本揖存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唯殺不嗜能未厥世偉曹惠武仁而且智臨陣愾敵虔劉鏖刈居當平時蟻封謹避儻存是心繫將何害萬豁雖脂功成而泰於戲朱氏我銘韋佩匪惟光昭惟以是誠

絳州重修夫子廟碑

絳為州甚劇其地蓄河山之潤總六縣以三萬戶為河東冠俗剛儉尚氣義奄焉有三晉餘習州治民廬高下覆壑蟠蟠枕跨崗陵是依獨

夫子廟學據城之東北隅爽朗夷衍莫澤宮甚宜而素汾北來盤折容與帶郡城而西望之一泮水然廢撤既久莽為榛墟逮州將釁澤郭公來始圖興復遂起大成殿洋宮門各三楹甫朽棧而公卒漠然狼

藉者蓋三年于茲噫將有待而然邪至元九年秋奉
議馬公來尹斯郡既謁告願瞻咨嗟憫夫垂成之功
日就彫剝乃以完故益新為任於是完正殿壯臺門
創兩序允就屋五十餘楹層棟軒翥墀陛整削松栢
有易碩碩其庭中設素王像以顏孟十哲配侍左右
東西兩廡繪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有四袞冕皞裳
峨峨奉璋壺璧輝映煥焉有光廟既成適選舉今下
士子來歸洋洋滿庠既而衆議以州之治化及民者
非一其大者著者可無聞於後來謁文於余因勉為
撰述且寓夫子之所感焉嗚呼三代之治道莫先於
教學無重於育材材弗育則用乏其人民夫化則不
明乎善善不明則民入於僻民蕩於僻則幾何不為

禽犢也哀哉欲求吏之良政之善胡可得已若夫天
地緼緼山川開闔蟠精粹靈非有今昔醇醜之間人
之秉彜具有天之生材不乏然氣之不充俗之不美
者特以教之無素養之未至耳今

國家崇聖道開化源建辟廡於京師立學師於鄉遂
顯本業者復其身鳴一藝者無不庸是則大易人文
之化菁莪樂育之方靡不備至奈何吏治者鮮推其
本以簿書獄訟是務為士者不思根極聖道以大學
自任區區從事於章句之末是不副上之所求所望
焉而曰道不明秦無人也宜矣尹蚤以學術侍彤庭
歷臺閣孰其然故下車之初首事學校作新士民耳
目至成就若尔可謂能也已尹諱其世郡人既書其

與建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辭曰
厥初生民秉彝昭融物慾外遷良心蔽蒙於禪元聖
乃大有覺何効何則而先乎學于嗟叔世降及漢唐
道統湮微絺文繪章士鴛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
匪不摩勵科學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淪於自棄
不世出發越道源批糠虛文浩浩其天廟宮之建
序庠是宣穆穆睿思意茲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
盤盤闕宮完故益新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
脉為鯨羊乃予之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三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貞
祐之兵蕩焉無餘前政苟訛初不遑卹園蔬興感薪
刈其下者幾五十祀逮至元己巳己丑石抹公慨然
以圖復爲事工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頽歎
曰蕭武弁能是烏可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庠陋湫
隘不足奠安神觀聳邦民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
爽遂增崇前規而敞其禮殿焉既落成董事者許良
等感蕭君經始之勤今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
廟庭俾造名於孫曹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
揆敢以聖道之隆汚廟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

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肆
後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成然後賓而與之其與
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然不可不知其
所自故守學釋菜奠幣於先聖先師示不忘本也彼
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之方
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教明人倫者
率屏絕不容駸其間故三代道出一致有學而無廟
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教天理茫昧心喪
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竊為不無厯雜雍底之蔽
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館
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弟子古流官守其說而不易
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為據于時公卿大夫士

吏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
哉此無佗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逮魏晉隋唐以來
慕高尚者以虛無為宗干利祿者以科舉為業其視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為何事時則三物
之教弗明于上先三之澤不及乎下單為廟祀尊孔
氏而王之三代教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
無學間有卓越特達之士出甚夷浮學羽翼聖道為
任然莫能極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
污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尚而為之有無也嗚呼
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
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厲賢凡可以風
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興舉故經明行修之士

往往賓興

天府擢位御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在
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舍
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昔以劇稱土腴
物阜爲絳諸縣甲俗剛僉力穡尚氣義憂深思遠奄
焉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教也本既立矣道由生
矣師帥者能仰體

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教作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
異時人材輩出斌斌然追兩漢之風孰謂不張本於
斯邪不然釣采華名爲餽牽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
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闢氣上

蒸風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恒既富而教延
世程嗚呼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
根以誠

清廟起廢功勳興心討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
更後人繼之卒有成方萃古礎排巨櫨文穰藻棟棟浮
雲縈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
絃歌聲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
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源帶汾河表姑射林墟搆
比泉流交貫無寸壤閑曠山霏夕景杏藹如畫故河
東稱膏腴勝槩之地于斯爲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

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之禮尤恪歲時單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者之意歟樊氏里

后土祠其來浸邈蒼煙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物也兵燼來雖正寢巋然日就蕪圯里中父老某等憫其若是乃諭于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豐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邪今神庭未備不足妥靈揭虔其謂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益新智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甃于野礪礎于山然後工者輸乎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先後有叙於是繚重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屏凡三十八楹丹刻暈飛輪煥離立其祀待法從之

屬旒纛儀衛之數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遊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亦為動色凡費泉幣僅萬疋既落成某人等以禮幣求文於予將以幽贊神明紀夫廟貌興衰之自謹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郊丘之制其典秩華縉肇於漢武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下令人歌秋風之辭詠汾陰之曲想夫泛樓舫濟汾河千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躬祀睢土祈穀報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為聲明盛事曠古當然之典是則崇奉者

國家之事非齊民所得擬也以理究之神睢者即有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尔况土為神廣大博厚無

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爲屬邑以茲爲離宮異館
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已降教化衰
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亡林林總總之民物則既
成心感所嚮有射利徼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倖於
萬一者胡可勝數今冀方之民獨能敦本返始奉所
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恭誠潔永永是尊以蒼高
廩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嚮矣乃爲
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綉組被汾兮一曲坎坎兮擊鼓
薦瓊芳奠桂醕俟神來欣樂胥芳菲兮滿堂偃金
枝兮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扁兮山煙乘回風兮雲駟神欲旋兮何邁奄上
征兮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
渺渺愁予目兮娟娟神篤我祐兮歲有季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
倫建極論政造士迹說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
學而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庸易之道
舍夫子之教將安法歟我

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爰自京師達於
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學其比隆致
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寔守令之職是則道

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而聞喜在秦曰左邑桐鄉
逮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為縣浸董澤莫鳴條雄盤
遠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為咽會名鄉碩德代不
乏人顧山川之氣鍾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艮隅地勢穹隆如神龜
負圖背露洲水蒼官蒼巒對環列庭祀秋煙古色望之
儼然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金寧是邑者增
崇非一故制變宏麗甲於諸縣遷革已來神棲碑屋
幸成煨燼然歲年綿邈人迹罕至浸淫于壤藜草棘
而宅狐狸蓋有年于茲至元己巳從仕郎張君來尹
是縣首以營治為任既而監縣事脫台簿司天祿佐
史劉瑞率出廩料資所費而濟厥歟如儀棟搗楹之

傾齋者甃甃階陛之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
之堂齋廡之位至於神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
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禮告成厥功下年信賴頓
還下舊身明年春史劉瑞介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温
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腆敝邑猥致力於鄉
校功甫僭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之善類焉無聞於
後以職以分瑞也寔任其責擬揭諸麗石以告來哲
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堅切辭不能已敢勉為書之
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
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為善卓卓
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
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崗千年喬木林煙
蒼廟宮盤盤枕良方平時絃誦溢兩庠代不乏賢
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驥至今德
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没人狐兔截風雨
穿漏摧棟梁張君下車心慘傷首以營治如弗遑同
寮見義為贊襄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
齋廬有室講有堂我南走浦過此邦親親盛事思訪
徨吾儒有例善則揚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嚮化此
本張鳴呼廟碑古甘棠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胙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姁姓封此魏燕國至
秦廢燕為胙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為界建師府宿

重兵繫浮梁院為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
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
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孳死風
雪間及已濟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
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苛狼戾性於嗜殺之徒率授
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愀然歎曰
人殺殺機一至於此邪吾擊舟而來正為此尔茲焉
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
甯曰將以此道場為設教張本之自於是仁風一扇
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
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於已
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大德

始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
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爲心印者一與虛而已昔之得
一者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靈又云致
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
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鼓亭毒之妙日月虛而盪照
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地之
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得
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
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大被於河朔矣師
諱仲美秦原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浮山碧
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太宗主推德分掌

玄教於終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爲本事
其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

詔大醮燕京師預焉既受齋特加師玄徽真人號且
膺宝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夏六月
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色如生冬
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纓經成禮醮
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后十有二
年志安等圖爲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
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有神興修道守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屬列太史鄉枌
盛事幸爲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
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源知本其篤信有

如此者故略為序說云全真為教始以脩身絕俗遠引高蹈冥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此其本也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為日用之妙其混沌民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彞倫一叙終不得而蔽之邪如長春血公在■完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矣全觀玄微李公處身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迹以極遐想之意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刺口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青致蓬仙全真獨挾龜王筮只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

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壘李公躍出秦月山天稟至性虛靖專一物不獲迺我愆黃流洶洶翻鯨鱣貪噬一世垂飢涎亦入脫死乘膠舡藥之尔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疆牙笑拔贖為編濁波吹破為澄淵遺黎比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鷗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宮含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代柯聃柯開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園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微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山中瑤草春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謾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

朝廷以衛之六城爲先大王分邑許就設監郡故
府治跨有鄆邙復爲河朔一略是年夏四月河南尹
陳公承

命分虎來莅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法美政
班班具在然連率遠控者忙泮而末之悉子弟資授
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暮年法防紐弛群小氣橫民遂
殿象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扶剔姦蠹一新厥
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爲小惠持以大體從宜處
約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
簿焚者并之而有綱公吏嚙者肅之而趨事教條既
周小大得職時自春及夏曠不雨秋種未覆公曰龍

無所上無以副朝廷右文之意下何以啓吾民嚮善
之心遂大起孔子廟內外具瞻克壯於昔諸生執經
咸得依仰既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辟童童蓋如
僉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人亦以
至矣公尤辨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儒飾吏聽訟
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鉅甬枿
揚為何物故寃者抑者每有所伸彊者暴者日安馴
服至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姦欺吾不可以過聞由
是入興禮讓風化大行蔚然爲諸道師
能擢充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趨裝吏民相送
填巷溢郭炷香而頂構絲而門徒竊垂夷而感罔伸
願借之心至有攀輪遮道不忍使去者既乃衛民懷

思不忘求文於余予以鄉國盛事敢勉爲論議之愚
竊觀兩漢之名臣如黃穎川劉東海之爲郡而能績
用章章者皆由明允篤誠遂懿厥德故所居民愛所
去見思况公自明而誠勤強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
忠及物衆瘼自蠲懷我風愛永載遺賢者也且爲吏
民作詩庶幾紹甘棠之遺音以永衛人無窮之思公
諱祐字慶甫世爲趙之寧晉人其詩曰

維古作牧紛治爾兩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
勝採時涕交多劉懲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徇
厥情一得千失例不經陳公爲邦大厥祿三年撫字
猶鮮烹頌則伊教孰汝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
愛政廼平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載其

見而零其可後乎乃齋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
霈作闔境霑足秋乃大熟既而監郡公聿來視師爲
人祥靖明惠樂於爲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
注措云爲之意叻與公合此倡彼和如響之應聲及
其倅王君文翰簡重諧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
而已用是德風草偃翕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
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理將命遂折其頰牙來就
約束又以毒民莫盜賊若乃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
輩一汚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畎畝商者市歸俾督
之營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惰懲勸之果終其任悉
後革不二爲致徃行屢空時熙春撤木萬計當浮御
以東陸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大衛小役與

之埽民將不堪力請於上竟以汴輸之河滑且遣軍
士三百整桴而下我止壅遏水勢而已無幾治甲令
下頗亟官易牛革鄰道例配科民間以辦農至解耕
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於市既
而衆相率來謝曰脫東鄰之禍者緊明府是賴於是
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局之戶矣毅太師比干
墓在部內祭秩久替公請于

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載驕繹享之夕大雨越明年
二麥倍常嘻亦異哉及再葺政平訟理民安吏法一
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爲先俗以教化爲本今
國家文治燭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日就富庶教所
未至寔我之責矧衛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

清淨民教寧里門夜啓深春耕雨暘時若歲屢登何
以教之庠序興春風弦歌衛六城槐陰幄張掩訟廳
園扉無入秋草生高軒北來障縵屏翩翩振路驚朝
天庭郡民祖帳續旆旌昔何來暮今遽更漢民借寇
緣務我則不獲心乃筑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愛兮
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載
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千載擬媿甘棠聲

平陽府新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闡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
為經星恒宿環拱經緯幹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
極之鎮宿也端處玄宮赫睨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旒
旒以肅擁衛之儀道家取制爰設神像蓬勃其黑靈

焉若夫振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縮元氣也被玄衣衷
厲甲戴雲旂耀武德也靈虺穹龜踴躍前道取形似
而從陰類也復役丁甲六神撫指陰兵備將佐也廟
而貌之于以填方域被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在奉祀
以謂 天神之尊極者焉我

國家運開龍朔

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遂先啓應宮用彰
靈貺矧齊民敢後其夤奉哉冀都真君壇其來久矣
先時府莊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聖像於其上神
奠其北戶焉兩廂豪右貿易彩幣市集宇下春秋奉
香火甚恪里俗種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雖火煙燼
之祀藏於人心者耿耿固在歲丁亥故老董威霍斌

等頌相諭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閣之興替為有
無然俾神明棲格無所謂揭虔妥靈可乎於是與趙
常柴邢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於平陽里起正殿神
門杜寘之位苞涵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攸當神儀
法從光怪絢爛騰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
里陌後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
可使無聞於後且恐歲月緜邈祀典湮微乃介參軍
陀滿君用來謁文於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
廟之所自予官晉四載間稔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
禮尚儉而降義奄焉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
所事若東里之曹相國西郭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
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於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後繼

不憚服賈之勤歷年之久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
好礼敬恭神明罔墜休聲者哉至於蛇厚薄之差時
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隆義嚮化所悅者衆云
仍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

列象蒼蒼周天緯經玄枵之次虛危之精羽林北落
凜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群生兮奕奕新宮士民之功
遠彼囂閔極夫尊崇神庭肅敬景氣葱隴風馬雲車
歲時來同兮神維來降冷颺先颺應鼓田田悲簫洞
盪紛進拜裸袒將將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來盼
嚮芳芬滿堂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旂麾下
拂風雨攸寧攘除祲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
登種祠罔替繼繼承承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見於李唐增隆於前宋金貞
祐末爲戎兵撤而禱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
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某自御史裏行來
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於蒲坂適致祭
令下遂齋沐奉祝祗拜墟墓庭序蕞翳路寢傾圮遺
像黑昧陔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
不稱一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
吏嚮不恭惡可徇扭於是祗會屬吏作新是圖資聚
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
像以儼神儀逮明年夏五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訖功
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牢之奠敬安神棲帶河

表華新宮敬然山煙庭木奕奕動色守吏不任之責
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居寬請書其事于石以詔來
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求仁本心興懦
厲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矣捐若日月
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擬諸然讀黃太史所述去
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說好事者為之說耳竊有所疑
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為賢也且
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何以
衛君不為至於義抗白旄恥食周粟亦謂事不經見臧
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者
比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公命惟新明義崇德之出
不知俯仰何所愧作懼踣於茲山之下乎故特表而

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為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時
歌以祀焉辭曰

瓊蘼繁兮蘭馨錯薇蔬兮薦為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
迴風瀟瀟兮波瀾瀾神之遠遊兮邇何歸南叫虞舜
兮帝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
祀典載熙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載神兮清風
庶幾偃迴旆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
歲於焉兮永息

故晉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 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
館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
久今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

然非文諸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
太史六家之首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
狀師諱志真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沉潛不
好弄及長趨尚冲曠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既而尋
師來晉止弔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
覺靈府懍恍日有啓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真風
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
師也吾歸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錄訣香
火修持晨夜不少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
錄法畀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怪牒大曠冥奧氣志
既凝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
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

聖上邸潛時聞其名遣便召至試以錄法參驗諸事
遠邇幽深靈應昭著時既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
誠祈止少頃豐霽回馭蜚廉為不颺矣

上異之賜御醪仙斃加號普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
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風動一時矣中統庚
申冬詔就長春官設羅天清醮師攝行大禮凡七日
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

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 旨馳乘
祝香岳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等曰吾雅性僻逸
恬於世味偶以蕪術供奉 闕庭恩遇優渥已踰素
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
來徵竟辭疾不起以至元年夏五月終所居文室

壽六十有六師手儀秀整面滿月紫髯垂脰條然有
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
若已受之推誠濟物惟恐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
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爲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
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攪拂其心至於挾方術出
秘藝揀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砒劑膏育皆逐鬼物
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徃徃驗於事者蓋世所
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歟較夫遺世絕俗歸潔
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誠去教中有裨於世者耳且
以費長房勸訓子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况師之
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仍繫之銘詩庶
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湯南紀蒼蒼兩戒勢分爰自陝疆蓄潤鑿精
萃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爲方
山立聃張劔佩煒煌寔轟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
呵斥不祥隱若勅敵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
鶴馭仙去白雲帝鄉何謝世兮已遠願其道而弥光
嗚呼劉根術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
勒石孰爲短長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涕洟

田

卷之三

三

